

國際問題資料

1941. 9. 15.

21.

南京

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編印

非賣品
供參攷

NATIONAL LIBRARY
南京圖書館藏

戰後世界新秩序問題

(Toward A new World Order)

美國 Vera Micheler Deon 作，載美國「外交政策報告」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

今日之選擇或是希特勒的「新秩序」或是英國藉英皇各自治領、美國、中國、及歐洲被征服各國人民之協助而可能提出的某一种「更新的秩序」作為希特勒計劃之具體的代替物——本文第二節

(一) 確定任務

目前在歐非亞三洲的激烈戰爭已在梅飛着未來的和平，無人能夠預言這些戰爭何時結束。甚至即使二十世紀的戰爭，好像十六世紀的那些戰爭，注定了要經過幾十年，而人类的思想却願承認戰爭是一種永久的生存狀態，全世界的男女怀疑過去、現在、到未來，達到了歷史上未曾有过的程度。邱吉爾者相說過，不能夠「預言勝利」的形式或性質尤不能預言獲得勝利時歐洲及世界情形或人类思想狀態是如何。這是正確的。要任何交戰國提出他們要在戰爭結束時建立的秩序詳細計劃，是不可實行的。但要說和平目的在戰時無討論餘地，必須延遲到停止開火之時再說，即在交戰國和平中立國之間全樣的採用心理上對於和平的無準備，這可能的是和心理上對於戰爭的無準備全樣有異。她在一九三三年以後麻痺了西歐國家。和平目的之確定是軍界各上一重要部分。甚至即使戰潮終歸不利於德國，德國人民可能戰鬥到痛苦的結局，因為他們恐怕一旦失敗則他們的國家會被分割或降到經濟劣勢的地位。倘若英美希望德國人民離開國社主義，他們所做的必須超過作國際合作的演說或紙上的許諾，他們必須以戰時具

南京圖書館藏

体行为表示他们誠懇地在籌畫着和平到來時作澈底的改造。

因此似乎應該在這時扼述若干為未來和平製造者所遇到的主要任務，以及若干已在英、美、德擬定的關於實現這些任務的方法的主要計劃。

(二) 和平目的之原則

在戰後計畫的任何討論中，必須記住，所說的和平目的，並非此種抑制其他種族土地、經濟或財政之策的計畫，而是對於某種能夠基於仇恨的終止而發展出來的國際團體的一般概念。事實上，任何和平目的之陳述，是代表着在戰鬥完結時可以領導交戰國之行為的那種原則。即使第二次世界戰爭只被看作軍略根據地、市場、與原料的鬥爭，也必須承認這行戰爭將依照戰勝者擬定的或所實踐的一般生活原則而決定在政治、社會、經濟形式。因此一切關於和平目的或「新秩序」的陳述，必須不在學理討論的真空中去考慮而須經常注意到德國人所說的各交戰國的世界觀 (Weltanschauung)，以及他們關於實現他們的觀點而已經採取或預定採取的具體策畧。

新秩序間的爭鬥

在一九一九年戰爭爆發時，那些在英、美討論和平目的的人通常認為勝利的同盟國最終將對於戰敗國加以和平解決，認為這種和平解決只須改正一九一九年各種條約及國際公約的公認錯誤，並以威格羅克遜的民主制度為模範。

但目前的爭鬥，是立於一種爭鬥地，不僅要決定誰將打贏這次戰爭，而且還要決定誰造成和平——而牠的結果是不詳如且何人的。雙方交戰團體相信他們戰後改造的原則是不相容的——不要定勝利，另一個被毀滅。希特勒曾說過：「那是兩個世界，我相信其中一必定破滅。」羅斯福總統，主持一切仍非交戰的政府，曾宣稱：「我們現在知道一個國家只能在全部投降的代價之下而純粹謀和平。」

和平解決应当不僅包括勝利者的概念，即使在戰爭結束時軍事優勢顯然落在某一方面。

原狀的和平目的是不夠的。在兩年戰爭之後，英美的輿論開始了解西方國家宣佈他們恢復一九一九年原狀的意旨是不夠的。英美和平提議的主要弱點是他們何設在戰後能恢復如常的商業。今日英國人和尚未被戰爭觸到的較少的美國人，正在明白着，在任何未來和平解決中，他們何如勝利，也要考慮別國的見解，這包括那些正確或錯誤地不滿意戰前原狀的國家；要承認目前掃蕩世界的革命變動。

今日我們當前的選擇不是希特勒的全体性新秩序，或是返到一九一九年八月所存在的聯合國聯所表面地調節着的無秩序。要全部恢復第一次世界戰爭之前的政治、經濟型式，却有太多的事情發生了，太多的體系毀壞了，太多的領袖再理想失却了信仰。今日之選擇或是希特勒的「新秩序」，或是英國藉英法各自治領、美國、中國及歐洲被征服各國人民之協助而可能提出的某一种「更新秩序」，作為希特勒計劃之具體的代替物。這個選擇只在英國繼續抵抗時才存在。設若英國失敗，歐洲或者世界其他部份，將無所選擇，只有接受希特勒戰後秩序的藍本。

行動意志比文件重要

在英國，在美國，正滋長着這種認識，就是在戰爭完結時，擬具國際組織的新盟約，無論其目的或形式如何，是不夠的，除非有了以實際方法執行這種盟約的意志。大家承認國際機關（類似於不列顛聯邦共和國的觀念）的有機生長或許會比任何文件的条文更為重要，条文因為缺少執行的意志可以等於死的文字，例如國聯盟約中最重要條文所常發生的情形。

和平——如何去做？

在凡爾賽條約的許多批評中有一種是說，牠原是一種政治的解決，對

於經濟問題未予充份的注意。這可見解使許多英、美的計劃家在过去二十年前看輕了政治問題，而也界爭執，並強調需要經濟改造作為「公正持久」和平之基礎。然而無論下次的和平解決是先由政治的或經濟的考慮來釀決定，或二者的混合，有兩個問題仍然必須提出：政治及經濟計劃是為什麼目的而做的？牠們是為的利益而計劃的？因為有許多和平提議給人的印象是，牠是在真實中執行的，極力注意法律與外交的精緻，但很少或不注意生活的現實，尤不注意人類而人類應是任何和平製造者的第一掛念之事。

(三) 工業化對於民主主義的影響

戰後秩序的計劃家們必須承認今日世界所遇到的許多問題不是由於「納粹主義」或「共產主義」，而是由於這個事實：工業革命達到了現在若干牠的邏輯的結論。工業化的程序大大增加了人類物質利益，但牠同時提高了世界人口的大部份的慾望；這些物質利益應對於所有的人有用——不祇是為了國內或國際團體中某經濟優勢階級。這個慾望引起了重新分配國內與國際間財富的要求。

工業化的程序還鼓勵了較大和更較大的經濟單位的形成，加強大量生產而分配的傾向。牠同時減少了個別生產者——農夫、技師、工匠——的重要性；並增加了勞力與資本雙方群眾組織的影響。雙方皆要求承認其權利與特權。

群眾組織的影響，反之，緊逼着民主制度的應付能力。這些制度是這樣發展的，所有的人在政治上平等，但經濟權大体上落在商人、製造家，和銀行家的手裡，他們在十八與十九世紀顛覆了君主與貴族與教會的統治。這些人相信政府應該儘可能少于干涉經濟企業的自由。因此，在民主國家，存在着政治平等的理論與經濟不平等的現實之間的個根本矛盾。這個矛盾在各國之內與各國之間均存在——因為雖然國聯會員國在理論上所享受的政治平等，舉一個例說，未也保證愛沙尼亞

更对意大利或是意大利对英国的经济（因而军事与政治）平等。

今日民主主义遇到了社会力量里的新变动——在变动中，工业和白领工人，不满足平等的政权要求地多经济——因此政治——权。在国内和国际的各危机中，民主的政府还遇到行使更多权力的必要。全时由于工业化的结果，国家的生产与分配超出了国家的出境至别的国家，在别的大陆寻找市场与原料。然而国际团体的残废的政治机构没有足够的弹性去适应商业与交通的国际化。今日这种机构正逐渐地被工业革命所解放的经济及社会力量在分裂。

藉降低个人到巨大工业机器的轮轴地位，工业化倾向于伤害个人精神价值，而政府也开始把个人看作政治机器的一个轮轴。全时工业及至他企业中，大规模的长时期的失业动摇了个人对他自己能力以及对他身外经济刺激的可操有的信念。全时都市化——地本身也是工业化的产物——毁坏了乡村社会中地方责任与合作的观念，而那是可以恢复几个人的固定性的。这些不同的因素共同在男女大众之间产生了失业和失败主义。

从这种失业和失败主义中产生出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二者皆诉诸人类要求对许多安定的欲望。现在世界宗教信仰与服从既成权势所产生之精神安全感已失去或衰弱了。两种运动皆允许他什免除其责任，这将由一个自命的优秀阶级——「主子阶级」或「主子种族」去担负。纳粹革命依然是立於相信一切人类和种族永久不平等与服从，但除了日耳曼人；共产主义者革命，虽然在最后目的上是国际的，但建立於相信只有「普罗列塔利厄」值得行使政权。民主主义，取受友敌双方社评的地方，是地设於在政治制度上作改变，相合於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经济及社会改变。

(三) 新社会秩序

因其在考虑战後政治问题，和平製造者们应承认工业化对民主制度、对国际关系已

有的，和可能继续还有的革命效果——当然要防範着去听上普遍反工业化而返禁研社会的最后可能性。和平制造者们要遇到双重的任务：在各国之内重建民主主义，使这种重建的民主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生效。这两种任务是交相关连的。没有一种是可以单独从事或完成的。

新社会秩序呼声正在各方面发出。希特勒曾一再把德国人将是建設的未来秩序——在这里是「身非不足重，成就乃一切」——来和「福利民主国家」的未来秩序，以及他们「当自我主义、为资本、为个人及家庭特权的斗争」相对照。哈里法克斯曾说过：「战後秩序必须以两种方法实现：「社会的个人自由原则」；「在政治方面已藉机会均等、正义、与法律统治；在经济上藉国家努力創造各种条件要能在平民日常生活中带来一些真正的安全。」教皇庇休德士十二世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五日公正和平的呼声中，主张「进步的行动，和相异程度的各项佈置，而使每个国家有必要的方去保障各级国民的正常生活程度」并且反对人与人向国与国向「冷酷的自我主义」。罗斯福在規定战後去听此等寄託的「人类四项主要自由」時，也提到「無缺乏的自由——这认为普通話，意思是经济的了解，把将去世界各处，对于国家，保證他的人民在和平时期的健康生活」。

「战後秩序」在全体性战爭过程中，各项统治是格外加紧了。新的统治实施了。在战爭过程中，各国的一切经济力量都用于战爭目的。似乎难以相信，在战爭停止時，各种统治制可以一夜之间放棄，而不產生混亂的脱節。这將危言任何战後改造的企圖。

事实上有一个反对法，美、英政府所批評，足說他們在一九一九年復員太慢，沒有維持總和战時统治到足夠的時候，好让世界经济逐渐有行通和平时期的环境。今日英、德、美，在战爭期间向已起草处理战後必有的经济表落的計畫。一切战後改造国内計畫是从这个假設出发的。凡多永久性的政府统治將立国内与国际範圍中代替放任的方法。因此选择的不是全体性统治抑或回返到「自由企业」，而是全体性统治或是各国人民为了整个社会利益而自动

接受的統制，這選擇在英國和美國已被承認了。牠使人更加注意到在各國之內以及各區之間不僅要發展一種「權利清單」，還要有一種「義務或責任法案」的必要。根據這個概念，個人作為民族國家的成員，不僅應注意發展他個人或國家的利益，還要注意發展整個社會的福利。

人類福利，被遺忘的要素

人類福利向來在國際公約或正式宣言中，是常常被遺忘的要素。人類福利的注意，和相連的功於個人及國家「責任」的要求，反映在許多和平提議中。一個英國的實事求是的團體，由進步的經濟學家、商人、公務員、教師的組織，叫做政治經濟計畫會，在他們一九四〇年預備的初步計畫中提出了若干要點，如：維持戰後以人力資源之全部利用為基礎的充分經濟活動，保障最低的生活程度，保障最低的居住標準，採用社會平等福利政策，注意医药設備與合理稅收的經濟安全，每個國家應教育機會均等，等項。

英國基督教、羅馬天主教及自由教的最高主持人所作的「十項和平建議」主張「財富的分配的不平等應該廢除」。

另一陳述，是代表英格蘭自由教的在九四一至一月七至十日舉行的馬爾佛恩(Malvern)會議中所通過的，贊助上述團體的提議，並主張：社會所能產生的東西要為社會的成員所利用，人類需要的滿足是生產的唯一真正目的；沒有人應該因為有時不需要他的勞力這種事實而失去「良好生活」所必須的給養；在工業統制中應該在原則上承認勞動的權利與資本的權利相平衡，不應採用什麼方法來抵制這種變化；在國際貿易上實踐所需物品的誠實交換，應設代替所謂有利差額的鬥爭。

因此，不向戰爭結局如何，世界上普遍的對於改造的社會秩序的需要，一定不可免的影響一切關於新政治秩序計畫的討論。

(五) 新政治秩序

許多歐洲國家的觀察家在過去五年向相信凡爾賽和約的製造者作了一件大錯。凡爾賽和約的製造者作了一件大錯。凡爾賽和約的製造者作了一件大錯。凡爾賽和約的製造者作了一件大錯。凡爾賽和約的製造者作了一件大錯。

一九一九年後的歐洲人表示了小國家當鄰近國家作戰時不能單獨抵抗他們的衝突的政治經濟願望。歐洲和亞洲的戰爭還指示出來，只從事和平時期平等。和平時期平等。和平時期平等。和平時期平等。和平時期平等。

然而這么說，並不是之謂之自失的原則。受批評的不是原則的本身而是二九九年以來的原則的應用。

納粹計畫：各國由主子民族統治。德國及英美計畫家們皆通常承認小國家各有以割裂的民族主義。而金是保持政治經濟體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們必須彼此聯合成為較大的單位。

德國及英美計畫家們的基本差別是關於各民族因體合成超民族組織的方法。德國人為歐洲作出一種政體，以日耳曼的「主子民族」居首。其他民族因體，按着血統或與「新秩序」合作的程度而排成金字塔形。在這種制度之下，荷蘭人及斯庫狄那威亞人被看作與日耳曼人血統相似。一旦他們放棄了現在的消極抵抗，便會較之波蘭人，捷克人受到更好的待遇，獲得更多的自治。波蘭人民被看作永遠為等，只適宜為日耳曼「主子民族」的奴隸。在拉丁民族中，法國人，而非意大利人，在「新秩序」中可以擔任相對地重要角色。只要法國背棄西方文化，斷絕和英美的關係，西班牙人可以在此「新秩序」中取得適當地位。他們最重要的任務是拉攏說西班牙語的拉丁美洲加入德國領導的歐洲範圍。德國政府惡劣的政治形勢下，自命為优势的階級的統治，種族差別，在更反抗，檢查制度等。

——將施於被征服的大陸。

然而純粹政治計畫並不限於歐洲。純粹相信，在戰爭結束時，世界將分為數洲，每一洲如今歐洲由一個「主子種族」統治。

在他們的計畫之下，歐洲要由德國人統治，大東亞要由日本人統治，非洲本是要由德意志分布，但現主義大利本身已受德國控制，完全依賴純粹去得最後勝利，或許非洲——純粹認為是歐洲的「附庸」——也要由德人統治。蘇聯或許暫時不被過問，直到牠的食物、石油、原料為大日耳曼帝國所必須的時候。那時，蘇聯將有該選擇，或是加入希特勒的「新秩序」而分英帝國的戰利品，可能的在近東與中東，或是順從德國的統治。（記者按：此文散佈於德蘇戰爭爆發前五星期，情形現已大變矣。）

西半球有如蘇聯，或許會有短時的休息時間，但有三十重要的條件：美國（那時將與南歐更孤立了）請法自己的反納粹主義的份子；美國承認歐洲與亞洲的「新秩序」，並與之合作；美國不干涉德國統治的歐洲自由派得拉丁美洲的食物與原料。純粹認為拉丁美洲的國家，在和平時期運輸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出口物品到歐洲與英國，在戰爭結束時，當然要傾向歐洲。

英美計畫：何種聯合？重分世界為「主子種族」統治各洲的純粹計畫，是和英、美所擬定的計畫直接衝突的。關於未來世界國家的單位的範圍——這些單位應是區域性的，牠們或以美洲聯邦或不列顛聯邦共和國為模範而組成——英美計畫家們的意見大有差別。然而他們全意，何為這只及後來獲得平等的一種方法，則國家實體應該重新組織，不以某一種族之支配為基礎，而以平等與自動合作為基礎——雖然他們有些計畫（例如聯邦同盟 Federal Union）似乎含有英美優勢之意。

英美新政治秩序的計畫所包括的，是從國聯的改革與改組，可能的改用什么別的名

秋，以至美国若干团体对于大陆单位的承认，并提议美国从事「联合」西半球的任务。（译者注：此处的「联合」原文为integration，有完整之意，然按文中之意，「暂」谓联合较为恰当。）

「西半球」联合的计画，有些人认为美洲有和「分离的欧洲」不相同的大陆，「联合」因此有相对自足的可能。然而大陆政策的赞同者并不只是就大陆的合众国而着想，而是分成几个派别，各派主张不全的「联合」大陆联合的地理规定。有的包括加拿大、巴拿马运河、美国在英属西半球陆地上的根据地、和墨西哥河附近的国家；有的使大陆「包括巴西」突出地带以上的全部拉丁美洲；主张「区域范围的防务」；还有别的列入全部西半球，包括阿根廷、智利和美国中西部的距离近于日本或之距离。

「西半球」联合」这个概念，排斥了一九五五年後美国孤立概念。这是要将各国「联合」到美国的范围内，如必要即强迫，而此些国家会许因为经济、宗教、或文化的原因而不愿成为北美洲人所统治的「大陆」单位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北美洲人将处于「主子种族」的地位。不过事实上，纳粹似乎不願意失去和拉丁美洲的貿易，這似乎是德國支配的歐洲所需要的。

美国那時候能够保持地对比拉丁美洲的影响到何程度，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再者，必定会遇到这个问题的事实，美国很难给予拉丁美洲相等于德国支配的欧洲所许诺的那些物质利益——特别是倘若德国今时控制着非洲西岸的军事基地带，从这里地能够威胁南美的安全，以及美国在南大西洋的海上交通。倘若美国那時候而保持拉丁美洲主地的範圍之内，訴諸武力干涉，這些国家也許会引致一种愤恨，而德国可以不用武力，就能巧妙地利用机会去拆大纳粹在西半球的势力了。

「英美陣線与欧洲」在二一九年以後，英美的輿論作了国际合作的口惠心，却整个的不願接受因参与國際世界組織如國聯而有的政治、軍事、經濟義務。

英美不向歐洲的事，但有兩項影響很大的附帶條件：他們給予德國經濟援助，這於是給了德國使
其實現近代化的機會（這在二戰前是有效也用來反對英國，並且以後可能的反對美國）；西國繼續地在道德上
解釋歐洲的不公平——首先是戰後法國對德國所當的不平，其次是納粹德國對東歐洲國家所當的
不公平。一九五五年的和約與國聯的全部精細結構，原是意在英美共負歐洲政治安全負責
任，而他們戰後即即退縮引起起大陸上的戰後混亂。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對歐洲的道德干預，以及
合不負責任對歐洲人民的影响，給了納粹主張若干根據——反應在法國、義大利、及其他大陸
國家——說英美從此被排斥於歐洲事件之外。

歐洲聯邦：為誰？——英國政策的雙考。這是在對歐洲與帝國全時涉及，但有很差別的程及，
這反映在英美戰後歐洲政治改造計畫中。承認流亡的各歐洲政府為各該被佔領國的合法
統治者，英國表示企圖在打敗德國時「恢復」這些國家。這種復國的责任，正反對納粹在太
陸上建立德國支配的「新秩序」計畫，引起了許多關於歐洲未來的巨大問題。英國假如藉英
府各自治領與美國的援助而打贏了這個戰爭，會負起大陸守衛的重大任務嗎？歐洲聯
邦將限於大陸各國，抑將包括英國？倘若包括英國，英府各自治領與美國對歐洲聯邦的
關係將如何？倘若不包括英國，則不列顛群島將與英府各自治領及美國發生密切合作，
如聯邦同盟各計畫中所提出的嗎？這個歐洲聯邦不包括蘇聯嗎？倘若如此，蘇聯在英美
計畫家們所劃的戰後政治秩序中的地位將如何？

德國問題

在何歐洲聯邦之計畫中最爭執的問題是，倘若納粹失敗將如何對待德
國。雖然八千萬德國人的毀滅或永久剝奪是不可能的，對於戰後處理德國的最好方法是
壓迫（法國在二九年時主張的）抑是和解（英國在二九年時主張的）的問題，尚是分歧。德國要
在英美軍事控制之下經過五十年時期嗎？——所根據的學說，是那時德國會誓絕軍事主義。

历史的時代能够劍封，德國能够被分成一七〇年前那些單位嗎？——這前提是擺脫了普魯士支配的聯邦的德國那些能够順利的併入聯邦的歐洲。或者德國在文化及技術上的優越力要被承認，而德國在歐洲聯邦中被給予統籌的地位，只要她尊重其他民族團體的權利，放棄種族差異的學說？

對於這些問題，在英美目前討論的計畫中，並無以有的回答。有些計畫家曾主張英法聯邦房地產共有，其他國家亦可加入，別的主張在該組織之內有一個強力的歐洲聯邦，在該組織之內包括波羅的海區域，多瑙河區域，也不包括芬蘭，有人相信這種聯邦能够對抗德國及蘇聯在人數上的優勢。還有別的計畫主張西歐聯邦，她不包括德國。英國的計畫却認為有用某種方法使德國加入歐洲聯邦的必要。有些英國計畫家相信德國的軍事力量應該藉裁軍與工業復員而減縮，工業只要供給和平時期而非戰時的需要，他德國不願在戰後對德施行相當時期的壓迫。英國相信德國人的性格和他們對於軍事主張的愛好，似乎是需要壓迫而不是和緩，但壓迫是和民主的英國人性格不合的，並且在美國的輿論上會許有相反地效果。

民主國的聯邦同盟對於一方面歐洲聯邦另一方面世界規模的組織的唯一代替物是英美的聯邦同盟，全名義之下的許多計畫，斯吹特 (Clarence Streit) 在他的原來計畫中，提出歐洲民主國與英國、英屬各自治領、及美國的聯合。在德國於一九四〇年征服了西歐及北歐之後，斯吹特先修改了他的計畫，主張美國、英國、加拿大、愛爾蘭、南非聯邦、澳洲與新西蘭立即聯合。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丹麥、及蘇格蘭計畫之中，待脫離德國的佔領時即行加入。

美國主張聯邦同盟的人相信這個聯盟是為贏得戰爭——這其目的和建立世界和平

——这最后的目的比必需的。他们以为建立普遍代议制主义的联邦同盟，比和英法各民主国的同盟，比自主国的同盟，如国联，都更为进步。在这种同盟的实际利益之中，他们指出了这些：她将包括三分之二的世界上地；能够控制海洋；实际上控制每一种必要的军事原料；并且是这么强，没有国家或群国家敢冒险攻击她。同时，她不是排外的，而门户开放着，让别国加入，并且，依照她的支持人的意见，不会发展为不平等国家。

然而有些批评家指出这个同盟计划的计划未能把握主要的主题，例如德国在战後可能担任的角色，这个联邦和拉丁美洲各国、苏联、日本的关系，在目前战事背後的经济问题。他们认为，联邦同盟，忽视了这些主题，构成了一种逃避主义，提出了太简单化的「解决」。他们还指出来了，惟英国藉英法各自治领而美国之援助而得的胜利将是成益格罗撒克逊在市场上的优势，许多非盎格罗撒克逊人认为这并不比德国的优势更为合适。斯坎特先生所强调的这个事实——就是英法民族的联邦将控制一大部份的世界上经济资源——会加在有的「无的」之间的现有衝突。全样的「民主」国家联邦的强大会加强英美两各洲的许多国家之间的现有裂痕，没有由于「发展」，民族气质、政治经验、经济资源的差异，尚未为民主制度。还有人认为联邦同盟太根据地忽视了国联的经验。

国联的改组 欧洲联邦与联邦同盟的计划得到了极大的公同的注意，同时改革与改组国联的建议也是出来了。

对于国联改组与改革的工作有了两种普遍的处理办法。一个是主张在它所表现的主要弱点上加强国联。作这种主张的人要给予国联强制的司法权去处理争端；要她能运用一种国际警察力量，顶好是空军的力量；要创立有效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机构；为国联充分保留的和平交卸的方法。

在另一方面有人主張減小國聯的政治與軍事職能，而加強牠在經濟與社會問題方面的工作。在這方面已經表現了可觀的效率與理想。因此有人提議應設設立「政治聯盟會」分辦的「經濟聯盟會」，這能夠得到會員的普遍性而無國聯的優勢的政治性所加的限制。

關於設立並擴大國聯經濟與社會功能的意見，通常是和繼續與擴大國聯的工作的意見連在一起的。兩者與國聯不同，不僅代表政府的利益，並且還代表工業與勞力的利益。國際勞工局及國聯的經濟與社會部分已經到加舒大與美國，這事實地加了這些提議的實際重要性。全時那強國國聯工作亦在經濟及社會方面加以擴大的計畫，因為強調人類福利為國際改造的主要事項（是和與美主張任何國家改造的企業者注意人類福利的計畫密切連繫的）。

在比較納粹與英美德法政治秩序的計畫時，必須注意，這個選擇不是希特勒的「新秩序」，牠建立由重分世界為大陸單位上，各單位由「劣等種族」統治，——或是恢復古希臘的民族國家所組織的國際社會，由個國家不顧一切地企圖獲得政治與經濟的自足。這個選擇乃是希特勒的「新秩序」，或是建立在自由民族自動合作上的超國家組織，那些民族將不僅如過去那樣注意他們自己的權利與特權，還要注重整個國際社會和平方法獲得的利益與幸福。

(六) 新經濟秩序

在討論戰後經濟秩序時，如同在討論戰後政治秩序時，德國及英美的計畫家們都全意在戰爭完結時，不能且不需恢復建立在小國家單位上的國際經濟制度。兩方面比這注意到或比較大的經濟單位，約略相等於於戰後時期所擬的最大的政治單位，並注意到世界資源較從前範圍更大的計畫與調協。

這里如全英法戰後政治秩序，德國及英美的計畫家們對於達到目的的方法又根本上意見不同。

納粹計畫：大日耳曼經濟帝國。希特勒說納粹之間已經全意了戰後世界或歐洲經濟改組的主要計畫。有些納粹主義者贊成德國領導下的藉廢除關稅與成立關稅同盟而有的歐洲經濟統一。因而設想大同經濟 (Grossraumwirtschaft) 的基礎。其他的人，著名的如馮克 (Hunk) 博士與戈林將軍相信德國應該取得大陸上主要生產工具——原料，完成的程度 (finishing processes)，信用借款，外匯——的政治控制權，而為全歐洲的利益來管理他們。還有別人，軍事專家在內，要解除所有被征服國家的武裝，把他們變為臣服的国家。

納粹企圖在歐洲建立的「和平經濟」的要綱已經在戰時的策略中出現了。被納粹贊成者要負戰爭之責的英美財政利益要從歐洲除開，納粹攻擊英美的「國際民主」，否認兩國從前在落後國家，如巴爾幹國家，所有的財政控制權，排斥「金本位」的經濟，並且主張將來歐洲經濟不要建立在黃金所支持的金融上而要建立在勞動的生產力上。歐洲的生產要在「長時期的基礎」上為德國的市場而改組，並且要提高歐洲人民的生活程度，保證他們不受「歐洲外國家」的最後封鎖。

在這個改組的歐洲經濟中，德國將成為大陸上主要的工業國。被征服國家的工業是要維持的，除非牠們與現存的德國工業相競爭或依賴不可獲得的入口原料而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牠們會計被裁減或取消，或併入德國工業體系。

在為了帝國 (Reich) 經濟的利益而可能維持的工業和採掘企業之外，被征服國家將被說服或被強迫去從事農業。納粹希望由農業生產的強化，以及近代農業方法與德國機器的應用，將使歐洲不依賴遠外的食物來源，使大工業帝國能夠從大陸帝國而非殖民地中中得到食物和原料。被征服國家——不僅東歐原來的農業區而巴爾幹，還有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如法比荷——將變得更加依賴農業。將根據納粹當局所規定的價格將他們的產品賣給帝國以代賣英國及海外尋求市場。而帝國將享受被征服國家的市場的專利權，他們應從德國購買製造品。

而不從歐洲外的地方，且又是按照納粹當局規定的價格。再者，一旦被征服國家的工業或被裁減，或附屬於帝國的工業，這些國家將被有效地解除了武裝，因為近代工業製造所是軍火生產所必須的。

大工業帝國將不僅要利用整片大陸的食物與原料的資源，還要利用牠的人力的資源。原先被征服國家的工業中所僱用的技術工人已經要選擇，或是飢餓而返農業（他們對於農業也許不宜），或是依照規定的工資之下在德國工廠裏工作。成千的退到這些選擇的工人已在德國工作，解放了德國勞動去做軍隊工作。今日柏林方面已編有二百萬戰時傷虜和外國平民，用在德國工業、鑛業、農業上。波蘭和捷克的戰時傷虜與普通工人大部分是伊爾茲、農業上，而荷、法、英、國、挪威、比利時的傷虜而佔領區的普通工人主要的是派在鑛業與工業企業上。這是可以想像的。這種處理在戰爭結束時將永久化並擴大。那時勝利的德國將尋求減少復員惡果的方法，這在戰時傷虜到被佔領國家，這些國家既失去一部分的工業，當然有大的失業，這會引起騷動，致成革命。在這種制度之下，工業與農業的工作可以已被征服人民繼續去做，而德國的「主子種族」將從事於監督治理大陸帝國的任務。

納粹的發言人曾指出他們要維持並發展牠的與過去借給歐洲食品與原料的國家——亞洲與拉丁美洲——之間的高業關係。納粹相信拉丁美洲不僅準備而且願意與龐大的歐洲體系作貿易，這個體系將為他的主要產品預備出路。拒絕在國際匯兌中用金，納粹企圖擴大他們對方貿易條約與清結協定的制度，在在一個制度之下，德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一切來往將不以金融的轉移而以物之交易去清結。在德國人看來，這個制度打破了一些能夠以外債作現今轉移的國家（如英、美）所有的經濟的專利。然而倘若德國得到牠所向來缺乏的黃金，德國或許會不更輕視那種金局，而更準備在國際交易中用牠。

納粹發言人曾表示一旦和平達成時，他們將與美國分享落后區域的貿易。這些意向可能

是誠心的。在戰後時期，納粹將比美國更享受兩種直接的利益。第一德國已經組織了一個巨大的統治網，德國支配的歐洲將作爲一個堅固的經濟集團而活動，而不是作爲一個衝突的經濟利益團體的集團，如美國現在所有的；其次德國能在被征服國家取得低廉勞力及原料，因而納粹將能夠按照低於美國物價的價格而付由製造品——除非同時美國接受一種可與德國相比的全體世界經濟。美國製造家減低價格，工資以及生活程度相連的降低，和由歐洲過半全共有存貯為勢力範圍的大德國相競爭，將使美國遇到根本的政治經濟問題，甚至即使美國要避免積極參與，並須以聯合西半球在其控制之下。

英美大計劃：世界資源的共同經營。有如納粹與英美計劃家之間，在於達成戰後目的之方法，也是意見不全。但納粹對於發展國內的國際的全體性經濟體系是表面地改的，而英美計劃家們却有從要恢復放任主義的資本主義的人，以致要與輸某種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人。這種根本的差異反映在英美關於戰時及戰後所要尋求的社會經濟變遷之性質的爭論中。例如英國內閣中保守份子所注意的那種新秩序即和英國勞工大臣貝文 (Clement Bevan) 及工黨其他代表所考慮的不同。在英國國會議員中，例如前任大使甘納地 (Joseph Kettle) 及參議員范頓堡 (Vanvorberg) 已提出關於援英的問題，認爲這是走向社會主義；還有別人反對援英，認爲英國人仍然堅持着半封建的社會結構，那與美國的近代民主主義概念不相合。

這種社會與經濟哲學的差異也表現在戰後國際秩序的計畫中。有些英美的人相信戰後和平發展的唯一希望是「自由企業」的恢復，以及國際貿易從一九一九年以後所加的一切統制而限制中的解放。因此他們反對國內與国外的統制，有的還認爲英美當以戰爭目的而已經採取的統制，認爲這將引起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

反之別的人贊成將一切必要的生產與分配要素——原料、市場、外匯、信用——較過去加以更

多的国际统制。他们認為这些统制不应由个别的国家奉某一国内商人、工业家、银行家团体之命令而执行。如全过去那样，却要各国代表所组织的某种国际政府去执行。他们代表工业、农业、财政、与消费者。这种国际政府应该把落后的区域开放给全世界的资本、劳工、与企业管理人；共同经营全世界的原料，为了各国人民根据需要原则的分配。这种制度需要国际银行的设计，在各区有辅助的银行；主要食品及原料之生产与分配的规定；有组织的移民，这将准许把劳力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庶能减轻失业，并将劳力带到新开发的地方；在国际规模上的卫生与社会福利的行政，庶能建立一致的最低限度的营养、卫生、居住、教育及娱乐机会。

在国际经济计划的建议中，如在国家经济计划中，困难是如何联合对于经济混乱的必要的管理和民主程序；如何作出相对自由的国家贸易（许多经济学家認為是不可恢复的）与国家组织政治（纳粹与非纳粹经济学家認為不可与并行而有碍于和平时期的目的）之间的综合。除非这种综合能够实现，有人恐怕在若干地区，计划只是结果把国际于制的自由主义（OSSA）山登至国家独裁的皮利里（P. P. P.）山上。如今在政治方面，这个选择不是希特勒的全体性「新秩序」，或最近到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前，的那种经济与财政的与政府状态。这个选择乃是大陆帝国——为了自命为「主子种族」的利益——各用全体性的方法去管理——或至少种其发展国际经济体系的企业，她可以藉自动接受的统制而管理，不是为了其目的的人民利益而是为了其正于的国际社会。

(七) 新帝国主义主义

战後经济秩序的讨论，不可避免的引起了这个问题，目前的斗争是否只是两种帝国主义主义的斗争，假若是的话，则在纳粹与英美帝国主义之间是否有可以选择之处。凡熟

悉了史的人，不能否認英國人和美國人——如全荷南人、西班牙人、法國人、埃狄那威亞人、德國人、意大利人、俄國人、日本人——在他們發展的各期，擴張得超过了國家的邊境，把他們的國威、商業、資本或勞動、軍隊或教會，隨情形而定，帶至各國。沒有那一國的人民有帝國主義的權利，假若帝國主義的意思是某一時期經濟進步與經濟落後人民間的複雜關係。帝國主義能夠有許多形式——軍事的、財政的、經濟的、意識形態的——或這些形式的任何合併。英國、歐洲與美國、航空人民、大都會海外、地方等，成了「帝國主義」的關係。德國與俄國、曾和歐洲及亞洲的大陸人民建立過帝國主義的關係，實際上在某種情形之下，帝國主義不管是誰採用的，常，弄出了英法與凌辱，這曾引起所謂落後人民的憤恨。這些人民——無論是在東歐、在巴爾幹、在近東或印度拉了美洲——曾力求所謂「結束進步人民的政治支配與經濟榨取」並同時「以強制強」，希望從全體得到讓步與利益。

英美的帝國主義，與別國一樣，曾產生許多醜惡的結果。但這不是說納粹的帝國主義取之英美的不更可惡。沒者至少在理論上承認種族平等及宗教少數的權利——惟英美過去的實施常常短在理論。因為帝國主義雖充滿了罪惡，却不是可以一揮手或起脚適當条文即能除去的。在有些人民在經濟上進步有些人民在經濟上落後的時候，叫作帝國主義的這種關係將以某種形式而存在。

我們的任務是要用實際的方法，使落後國家可以儘可能地迅速發展，以便他們能夠獲得經濟安全與政治自主。英美帝國主義有一個代替物，就是落後與進步國家之間的「為互相幸福的合作」。這種合作的主旨不是為了提高這二國那一國，或各國之內經濟團體的利益，而是注意落後人民的幸福。這個計畫是使前進國家協助落後區域的工業化，這些地方在過去常被鼓勵保持落後的情形，而所根據的理論是說他們這樣便是工業國家製造的好市場。她必注意到：藉改進營養、健康、居住、文化、社會、教育便利而提高落後人民生活程度。未來的國際政府接收殖民地及落後區域的行政，這了國際組織不僅要代表殖民帝國的利益並且要代表與殖民

地的前進人民及之著人民自己的利益。

這種合作計畫假若有效，公許保證帝國主義的最後「摧毀」因為落後區域先落地變得進步了。牠不僅要對於資本而且要對於一切天才、想像、社會責任觀念、前進人民公許有的獻身能力、供獻投資的機會。牠將在落後區域創立宜于几分民主制度之發展的政治經濟氣候。在這一個方向上的表態，但只是一個表態，已由美國在拉丁美洲做出了，這可以成為美國真正和平目的之試驗案例。正如印度在許多方面亦是美國和平目的之試驗案例。照這樣看來，西方國家「新帝國主義」的實施對於未來和平會有決定的影響。

(八) 變動、世界中的美國

當奧德在大西洋上的斗争達到極點時，美國覺得更難在長期中的世界新秩序。無論戰爭的結果如何——無論是德國勝利，是陷於困境，或是藉美國的援助而獲得的德國失敗——美國在一九三九年所認識的世界是消滅得不可挽回了。在正出現的新世界中，美國已在地自己大陸也界之內放棄孤立的一切編飾。牠的選擇是接受希特勒的「新秩序」計畫，以及從事建立牠自己的西半球的大陸帝國，或是企圖藉全在界一切是純粹主義的力量援助而造成更新的秩序。

倘若這不更新的秩序「是要引起國內國外厭戰人民的理想，則牠不能只限於國際合作或恢復原狀的空說。牠要藉戰爭期間的具體行為而表示美國、英國、及英法有自治領，若得勝利，決定實現之希特勒所許諾的許多久已過時的社會及經濟改革——而與希特勒不同的，實現時，還要保存民主主義的兩項要素：尊重個人的完全，和政府對人民的責任。因為不管戰爭的結果如何，美國要在和平時期改造中所得的領導權，在經濟上是太敵耗了，美國的取決可以決定世界新秩序的本質。